
徵君孫先生年譜 卷上



襄讓堂梓行

徵君孫先生年譜序

徵君年譜鍾元孫先生所自譜門人魏蓮陸合同學爲之編次者也譜行實譜言動實以譜學宗譜道脈也司馬溫公云吾平生無過人者但無

不可告人言者耳不可告人則不可譜矣不可自信節不可對天下後世矣子曰吾無隱吾無行不與故自志學以至從心歷歷道出自信之自譜之至今可告天下萬世然

則年譜之歲月不虛即道學
之淵源有自豈同處士虛聲
徒標門戶哉予讀之竟于先
生之爲人雖不及親炙猶幸
如見之羹墻且因以見先生
所同堂之鹿江村又見先生

所私淑之王姚江而更可見濂洛關閩之嫡派並已釋然于紫陽象山之異同可不必辯也何也德性問學本相需相因而不相判其實同源共貫分之爲二二子之見合之則

一人之事下學可以上達上哲不廢下學理學必有事功事功仍本性理後人能合二子爲一者顯之則爲姚江辯之則爲今日之夏峰先生也夫主致知者其人以頓主力

行着其功以漸然非了悟則
不能頓非歷練則不能漸而
要始于識見之正終歸于定
力之堅而已今觀譜中九十
年來步步踏實地踐履脉脉
皆自知體認其十四歲入泮

十五歲食餼十七歲鄉薦初
交鹿伯順即力任聖學一見
曹貞予即恍然仁體何其頓
也至於耄勤不倦嘗言七十
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
較七十而密九十歲較八十

而寄于羅念菴聞發陽明從
龍場動忍處得力而深服之
此中又何嘗非積漸耶故凡
講中六年廬墓大本立矣而
為友恭為任恤皆其緒也力
敦黨賢皆國家之元氣數表

心節植斯世之大防未始無
事業于辟辟召登謝公車又
非干寵利以邀終南捷徑者
其峻卻瑤姬之餽遺曲避僞
檄之催選從容就道首認野
史所謂不淫不移不屈者非

輿抑皆從不惑不憂不懼中
來也此則德性之豫定問學
之實際乎故信其有陽明本
領而無其任用也晚年立教
夏峯因人訓造諄諄誘掖履
滿函丈實皆布帛菽粟可坐

言間可起行不事標榜故于
書院講學之請亦堅辭之至
易簀時仍念江村終始不忘
豈非理學原本性命大事于
鹿見王于王見陸于陸會朱
千古薪傳綿綿炳炳哉宗傳

一刻集諸儒之大成爲聊春之間知行實中所謂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功在愼獨誠知言矣誠善述矣予在里从知中原文獻在夏峯天下楷模亦在夏峯也 郡侍環溪先

生又詩囑以近賢人之居必
造其廬及至而先生已不可
見矣尋于去賢人之世未遠
耳猶尋遺陸復持玉立還霙
兩先生筆傳亍任年譜司籥
學而得歷詳其行實言動且

或可竊附景行以仰溯學宗道脈焉是安得已于表章哉夫合知行兼體用歷頓漸九十年如一日者先生也序先生者故得從茲譜而知朱陸之異同可不辯也是舉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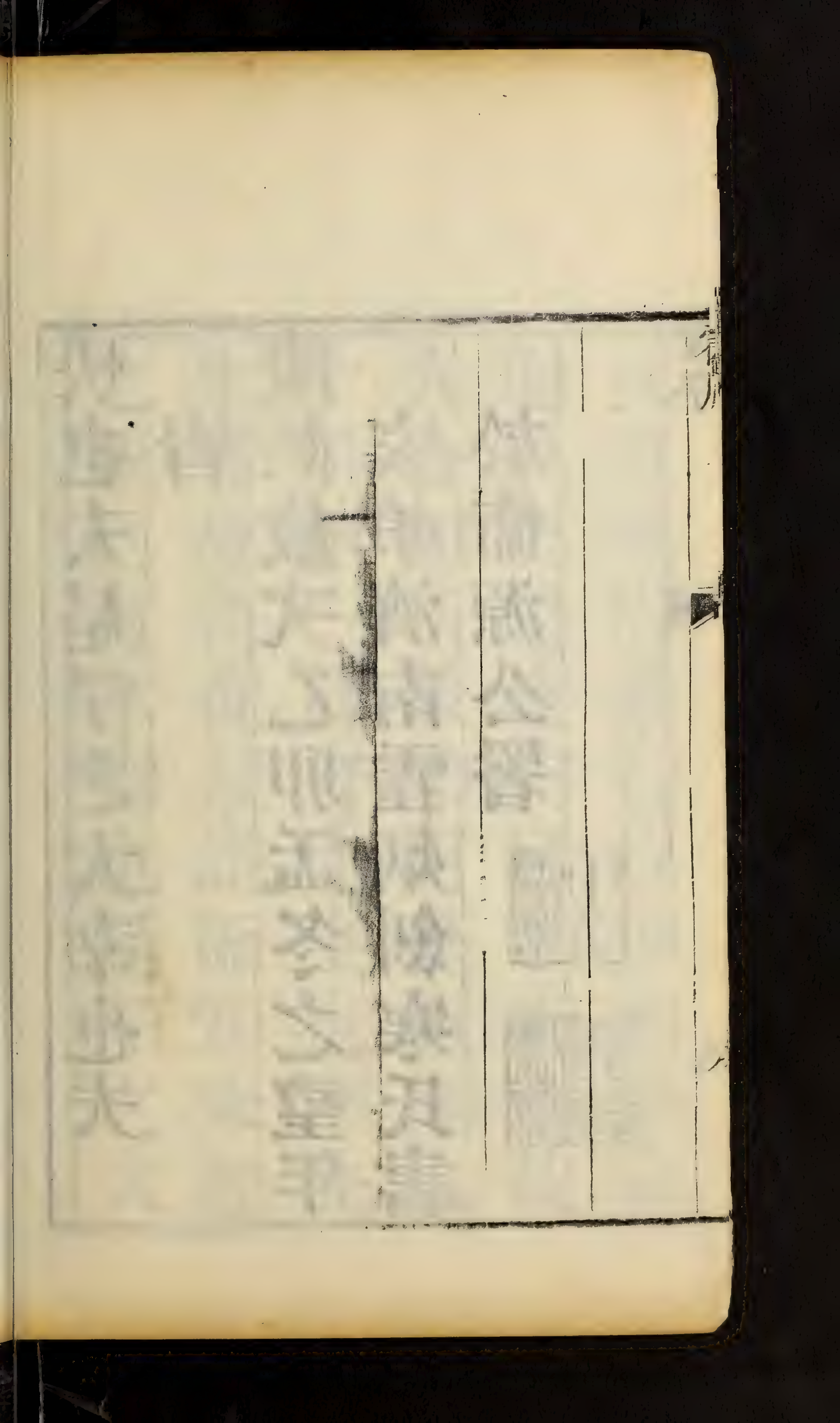
快也夫是予之大幸也夫

旹

康熙歲次乙卯孟冬之望年

家弟濟南霍炳劍寒氏書

於衛源公署



序

大矣哉夏峯

夫子之道也夫子天挺英姿生得鹿忠節公良友故於靜修后獨接陸子陽明之秘夫子肆力潛心攻苦八十年周覩折矩不失尺寸故其生平出處常變辭受取予有金元諸大儒所不及者夫子行履純全而門墻廣大世之所知至其見地精深闡抉淵通處世未之或知也不肖自甲申歲偕曹厚庵本榮聞道於楚中胡此庵師後師友皆逝壬寅年乃北面事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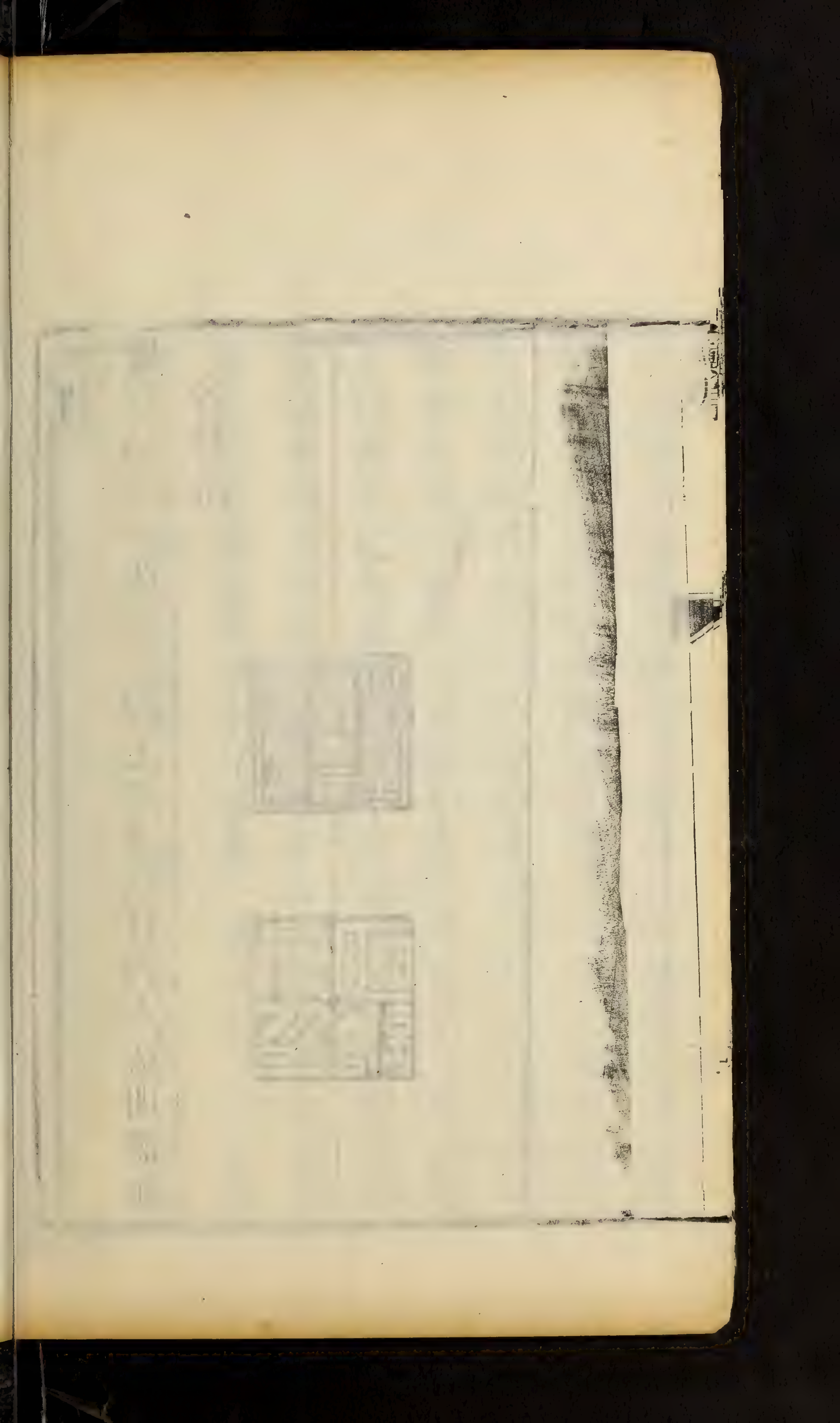
自謂得所歸依不謂夫子竟遐棄我也粱壞山頹精神恍惚因校夫子年譜讀其懷友詩有云滄州訟往愆晚節抉其秘不肖以忠孝兩虧之身謂其抉秘也何敢若謂訟愆夫子其深知余心矣從古千聖諸賢止向源本處取齊則不肖今日淨洗方田仰質鬼神盡掃世諦直印根宗與我夫子永結世外之緣常負在天之笈敢於同學諸兄弟讓一籌也哉不肖汗背觳心之下勉記其涯畧且以處告之海內之同志者亦此

旨

康熙拾肆年歲在乙卯七月立秋日門人戴明說頓
首拜撰







序

容城孫徵君旣歿之三十有九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旣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

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徵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慄慄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

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于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益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其後屢聚鄉兵以保州

所部既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中機穽迹其生平阽于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于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于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後學方苞撰

傳

桐城方苞著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羈以仕年十七舉萬曆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焉及天啓初逆閹魏忠賢得政叨穢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君子爲黨由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次第死廠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新城張果中傾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

陽三烈士也方是時孫承宗以樞輔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寄上書樞輔樞輔以軍事疏請入見忠賢大懼繞御床而泣以嚴旨遏樞輔于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垣及巡撫交薦屢徵不起樞輔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元儀先之奇逢亦不應也其後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携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教條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

國朝定制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安既而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峰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奇逢始與鹿善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其與人無町畦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方楊左在難衆皆爲奇逢危而

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質行無不陰爲之地者賜華後諸公必欲强起奇逢部郎平京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閑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居夏峯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祠保定與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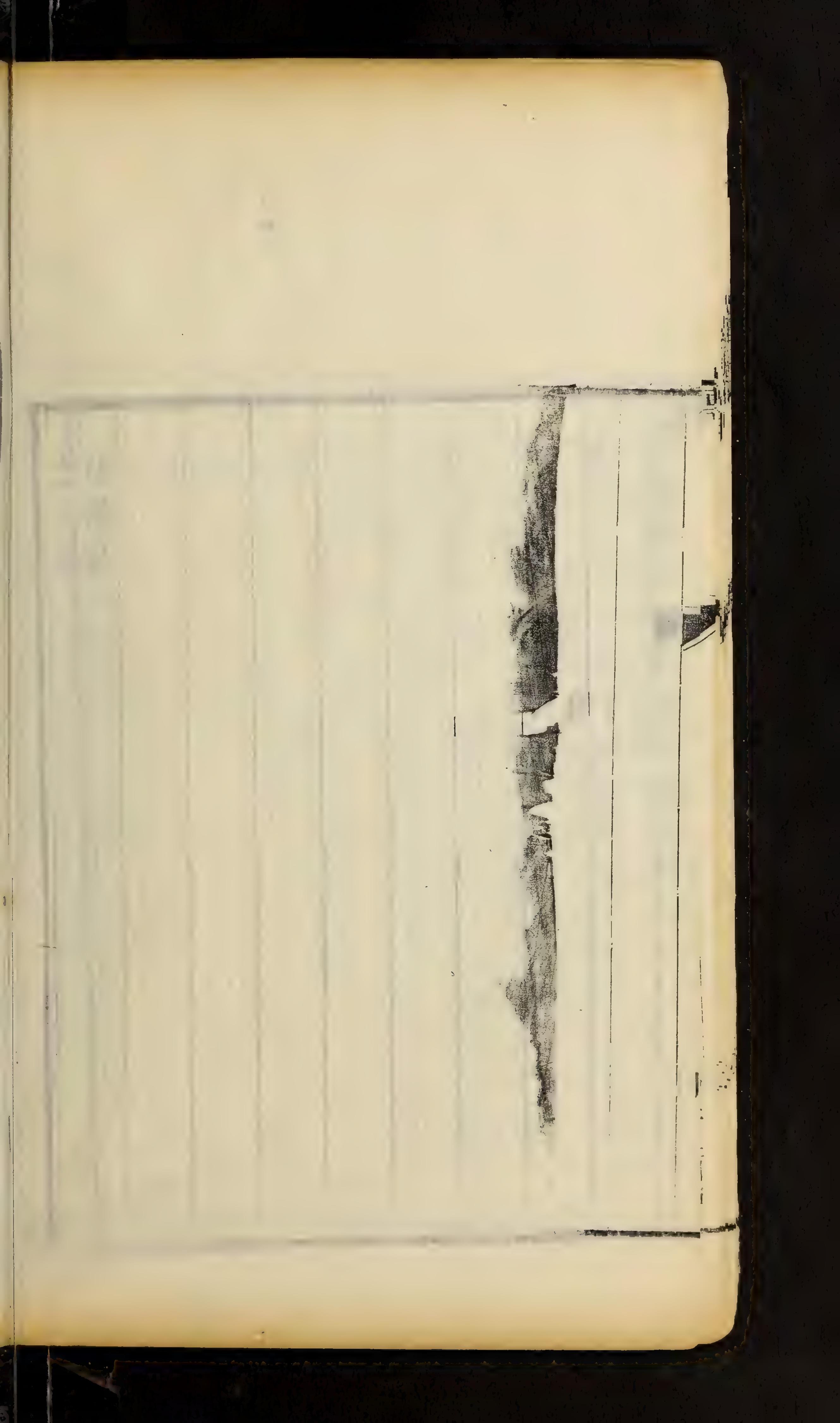
贊曰先兄百川聞之夏峯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

矣而終不惑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其實行學者諸爲茲故不論而獨著其犖犖大者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衆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蹶訖無成功易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其殆庶幾耶

附竊舉先生與用正書云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閈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于往者群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指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斷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

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
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
備矣故嘗見義于前僕世家曰留侯所從容竝下
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
後世綴文之上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求元諸史
若市肆篇篇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
君義俠合楊右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
門牆廣大乃度時攜已不敢如孔孟之拒搞豈人
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道非係少丁
傳上而虛言其大畧皆歐陽公作卄師絲纂誌宜
以文自辭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讀其太略
者大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皆而餘辭
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尚安自
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臣者
稱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險令詳者
畧實者慮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
他日載之家乘達于史官質妨以彼而易其惟足
下的然昭晰無惑于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丁僕

之次焦
加損焉



徵君孫先生遺像



先生自贊

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爲耳曰幼讀書妄意靑紫長知立身頗愛廉耻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胆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食甘糠粃隱不在山亦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遶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

己酉八十六翁書于兼山堂

當代儒者誰稱先覺允惟晉人光顯孔偉敦行孝弟修明禮樂由忠貫恕既博歸約日新又新

鳶魚飛躍默契先天聲臭寂寞蘊涵元氣發越磅礴彗彼星漢終古昭灼易傳者像難盡者學仰止夏峯泰山喬嶽

門人湯　斌薰沐拜題

先生之貌溫以莊先生之行圓而方先生之養大且剛先生之德闇而章理學遠宗東魯淵源近接奉常渾建安寺丑之同異與濂溪明道而顏頷簞瓢蔬水不能測其所樂不厭不倦日讀周易以徜徉

門人魏一鰲薰沐拜題

大哉吾師體易之道處困而亨爻象自考盎背暢肢神和氣浩九十年來皤然逸老動靜光明與時偕遊天啓乙丙林宗大丘矧安子春維甲申秋迄今九十辭武其儔我拜斯圖敬贊斯語即易即身隨處皆是爻者效此象者象此不在圖外不在圖裏展卷羲皇同人曠企

門人趙御衆薰沐拜題

其色睟然其背盎然機忘識化氣靜神全人皆

知先生七十餘年樂天知命確乎不拔如鳳凰翔於千仞又安知先生學全體用道綜後先殊未嘗以不事王侯自高其節其肥遯家食也問不過順時而止隨遇而安也耶

門人崔蔚林薰沐拜題

夫子之學本天命爲流行通易通簡夫子之發衆人倫于日用爲柄爲兜生諸儒之後而集其大成俾同異偏全總歸一致如太極乾元之統乎六十四卦微書屢賁爲遯爾嘉龍德而隱陽氣在下閑邪存誠德博而化豈惟壽考以作人復從武象賢之相亞融融乎五世一堂玩易於嘯臺邵窩之間而學稼

門人耿[illegible]薰沐拜題

天下大老天民先覺晬然盎然千秋道貌樂身是易神明天巧與時偕行云胡不樂

門人劉繹仙薰沐拜題

鳶魚飛躍默契先天聲臭寂寞蘊涵元氣發越
磅礴譬彼星漢終古昭灼易傳者像難盡者學
仰止夏肇泰山喬嶽

門人湯　斌薰沐拜題

我向視道邈乎難親今見夫子近在一身乾行
不息元氣渾淪靜重嶽立溫藹陽春時雨所至
鼓舞若神豈有奇特日用彝倫文理密察篤摯
深醇卓彼兩程合爲一人唐虞持敬洙泗言仁
夫子詔我千古如新

門人耿　介薰沐拜題

先生之貌溫以莊先生之行圓而方先生之養
大且剛先生之德闇而章理學遠宗東魯淵源
近接奉常渾建安青田之同異與濂溪明道而
頡頏簞瓢疏水不能測其所樂不厭不倦日讀
周易以徜徉

門人魏一鰲薰沐拜題

大哉吾師體易之道處困而亨爻象自考益昔
暢肢神和氣浩九十年來皤然逸老動靜光明

與時偕遊天啓乙丙林宗太卯幼安子春維甲
中秋迄今九十餘武其儔我拜斯圖敬賛斯語
卽易卽身隨處皆是爻者效此象者象此不在
圖外不在圖裏展卷羲皇同人瞻企

門人趙御衆薰沐拜題

夫子之學本天命爲流行從易從簡夫子之教
察人倫于日用爲柄爲兜生諸儒之後而集其
大成人倫同異偏全總歸一致如太極乾元之統
乎六十四卦微書屢貫爲遯爾嘉龍德而隱陽
氣在下閑邪存誠德博而化豈惟壽考以作人
復繩武象賢之相亞融融乎五世一堂玩易於
觴臺御窩之間而學稼

門人耿極薰沐拜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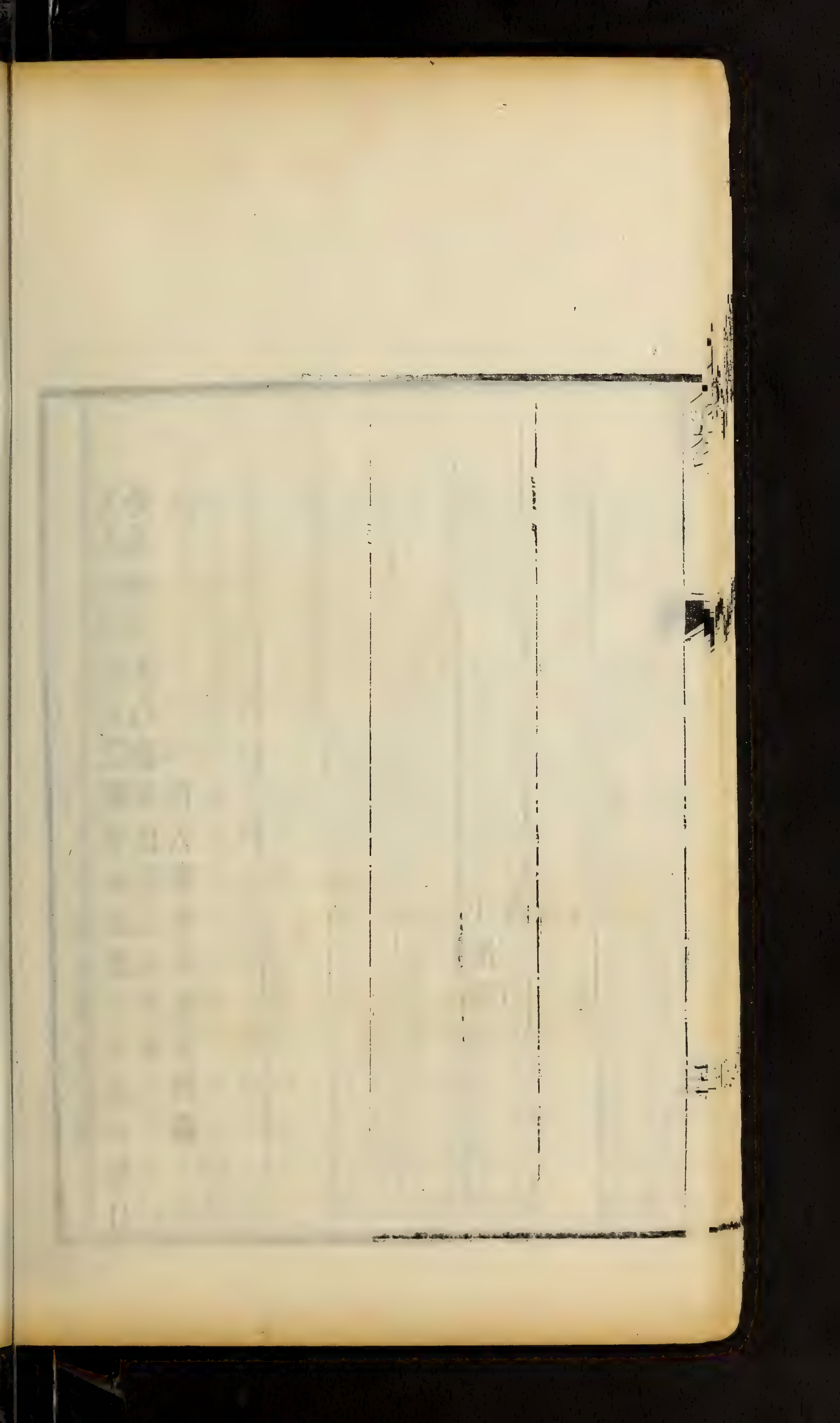
其色睟然其背盎然機忘識化氣靜神全人皆
知先生七十餘年樂天知命確乎不拔如鳳凰
翔于千仞又安知先生學全體用道綜後先殊
未嘗以不事王侯自高其節其肥遯家食也固
不過順時而止隨遇而安也耶

門人崔蔚林薰沐拜題

天下大老天民先覺睟然盎然千秋道貌舉身

是易神明天巧與時偕行云胡不樂

門人劉繹祖薰沐拜題



徵君孫先生年譜卷上

灤水趙御衆
門人 睢陽湯　斌
上谷魏一鼇 編次
范陽耿　極
後學桐城方　苞 訂正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兩朝徵聘不就天下稱曰孫徵君晚年講學夏峯學者稱曰夏峯先生壽九十有二按先生自叙云余家先世小

興州人上世無所考明永樂初奉詔內徙有祖
諱忠者遷容城縣東北賈家庄家焉田廬墳墓
俱在此是爲始祖迨二世諱廣廣生諱信信生
諱端俱以農世其業隱德弗耀端生諱廷贊以
生齒繁衍移居北城村生諱臣字敬所由嘉靖
辛酉舉人仕至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清慎居
鄉寬忍是爲余大父運判公生六子先大人諱
丕振字肯軒以生員授儒官運判公季子也生
平孝友爲里黨所推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銘其

墓丹陳氏生余兄弟四人長奇儒字圖重伉爽有氣節縣庠生學使者給冠帶儒官次奇遇字啓運縣庠生六行克備遠邇咸服其德皆余兄也季弟奇彥字啓美天啟辛酉恩貢仕山東武城縣知縣廉慎不愧余祖余少席祖父餘蔭長依兄弟兼師友之提攜自愧不克豎立今八十有七矣回憶生平恍如隔世兒子暨門人輩每詢舊事輒信手筆之於册志生我與成我之德于不忘也

此庚戌冬月先生八十七歲時自敘也於逐年之下僅記所寓之地間及其事與人其文甚畧今標以爲綱採輯事實附之爲目至庚戌後五年於日譜中補入亦準前例

萬曆十二年甲申十二月十四日戌時生

先生生于北城村南距容城縣治三里盎河東公卜築之鄉也聞諸父老云先生能言甚遲甫言即手指門楔字能識之

十八年庚寅七歲

入小學 蒙師邑庠生槐竹林王華

二十二年甲午十一歲

始學文 從師邑庠生張公鑑

二十五年丁酉十四歲

入邑庠 提學御史爲周公孔教

父命同仲兄季弟從長兄學 一日先生隨父肯軒公謁楊補庭補庭爲忠愍公子先生大母族也見先生奇而愛之因問日設使我在圍城中外無救兵內無糧草應如之何先生應聲曰効死勿去補庭爲肯軒公賀曰此子足卜終身矣

與鹿伯順論交 鹿公諱善繼家定興之江村距先生所居北城三十里相過論交肯軒公見而喜之謂先生曰鹿子言動不凡殆古之狂士後伯順聞之曰何以得長者之知我乎

二十六年戊戌十五歲

食廩餼於庠

二十八年庚子十七歲

秋八月舉順天鄉試主考爲楊公道賓福建晉江人顧公天峻江南崑山人房師韋公石麟湖廣黃崗人常批其闈卷云疾徐豐約一準程朱先生嘗云余時於程朱尚未有所窺師何所見而預爲啓佑耶每晤輒謂學人第一要擇交少年更爲切務

二十九年辛丑十八歲

春下第房師常過先生寓舘人遺傳奇本於案上常大督過因言古人以少年登科爲大不幸稍不自立未有不敗者先生因此益自奮勉後每舉以告吾黨

娶槐氏邑庠德行生秋亭諱大成女

三十年壬寅十九歲

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季父一切家務父皆爲之

經理成軒公醇篤性成其學得之河東公庭訓先生家學淵源蓋本諸此先生非義不取上官或有以燈火之資餽者父毋分給之先生仍出爲公用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歲

在北城

三十二年甲辰二十一歲

下第歸肯軒公謂先生曰國朝重制科不舉南宮者謂之半截功名未免降志後當路累薦舉先生每引此言堅謝不出

督學御史授父儒官有司旌門肯軒公以生員授儒官邑令蔣如苹

請鄉飲賓其詞曰品高月旦德重鄉評獨力養親克篤烏私之愛一經教子早題雁塔之名羽可爲儀俗因以變殆公實錄云

三十三年乙巳二十二歲

六月八日先府君以偶患心痛卒越三月營葬事成先生居苫斬公喪一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於東南隅築時思亭設衣冠圖書鄉老劉廷林王勳等歲時率衆獻食果必哭於墓肯軒公厚德入人之深於此可見云○先生濟暑苫塊中病後每夏秋交輒痰飲嘈雜廢飲食成倒病者幾四十年至六旬後竟愈

三十四年丙午二十三歲

居父憂偕兄弟居幕側

二月三日祖母楊安人卒安人忠愍公再從姪女也佐河東公宦游十餘年衣飾儉素年八十餘先生嘗言祖母以慟吾父而隕命余母慟姑而夙病益增哀哀諸孫籲天無路相對飲泣而已

三十五年丁未二十四歲

居父憂仍居墓側

九月服闋

冬邑紳梁如星為宦寺所窘辱余與諸紳士言於郡縣事得白書畧云異哉梁孝廉薛茂才之事天理王法真是大變夫薛瑞一小豎子耳餘皆小豎子之奴隸耳遂敢鞭箠孝廉幽囚士子于奉詔入試之口尚可謂有世道哉

閹人之熾惡斯文之喪氣也明公風教攸握亟
此非常異惡察其主謀者何人黨惡者何人嚴
訊而置之法庶穢汚刑餘之徒猶知有朝紳
猶知有天憲則扶文抑暴之功高於千古矣

三十六年戊申二十五歲

春建先祠成合祀歷代考妣同族人歲時致祭其
基址規度皆府君生時裁定祠在北城先生祀先壁族之事各有
定則貧士皆可傚而行之

十月九日母陳孺人卒孺人遘痼疾三十二年奉
姑以孝稱家政井然處異母妯娌無間言

三十七年己酉二十六歲

春奉母合葬府君墓鹿忠節公爲誌銘先生偕兄弟廬墓側張子度果中從廬中問業

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七歲

居母憂仍居墓側

邑學博謝纂勿嘗過廬居論學謝諱斐豹廣東人正身率士所著有修齋錄

清苑貫銅廬居紀事畧云歲在乙巳孫肯軒公歿其嗣君國重啓運啓泰啓美同廬於墓三年越戊申公配陳孺人歿四嗣君又廬於墓者三年余按肯軒春秋僅享五十有五其時國重啓運業聲張黌序啓泰嘗髫稚歌鹿鳴已五閱歲啓美髮未燥于乙巳遊頖公與陳孺人率嗣君

奉楊太安人起居甚融融也夏無病忽發嗣君
兄弟謂未獲申菽水一日養而風水永歎安忍
遺先骸于野而偃然家居乎乃稟命太安人遷
人就墓前橫構一室陳公之冠履圖書顏曰棲
神堂東南隅又結草屋如斗南北對向四壁茅
籬塗以泥土西向者二一待唁客一時家禮子
史諸經典北向者二一設苫蒲長枕大被四昆
夜寢一具突而黔供饘粥嗣君早暮焚香楮奠
椒漿盥濯巾櫛無不備每飭踞設遇佳展令節
更羅列哭踊歷三年如一日陳孺人久患嘔以
痛公轉劇太安人又夕陽景兼痛公不壽四君
廬居晨起展拜郎歸趨兩尊人所勉為愉容多
方開慰令諸婦善視膳輒返墓間無何太安人
逝孺人痛公又痛姑疾益劇太安人服甫闋而
孺人逝矣四君既合葬爲其家之外戶水薪米
臨零雜以時逓送諸妯娌晝食一爨夜棲共樓
並無煩四君內顧四君一意讀禮日在棲神堂
時對讀讀罷對泣泣罷再讀儼然肯斬公在上

也嚴寒盛暑雨雪雷電子夜風雨四望閒寥寂
此而悲號鳴咽真所謂欲聞腸寸斷矣饔飱[illegible]
粗淡謝絕麵一葉鮮脆不御如是者
六年終始如一嗚呼可不謂難哉
高陽孫文正公憑廬詩容城城均大如斗今古
賢豪萃作藪靜修之修忠愍忠撐拄乾坤萬不嶇
杉行天日月地江河出奉君王入父母孝廉
起兩賢鄉手握天常為世紀黃金臺上已知名
高堂舞綵歌曼壽一朝風雨下庭幃大椿零落
萱花剖夜臺長夜夜無人忍見野林狐兔走九
原日憶念兒心六載侘苦相與守許婦同集一
畝宮優龍步虎聲如喁蓼莪有句不成讀黃土
一抔淚爲阜紫荆花爛雨盈襟鴻雁影聯月在
牖朧笛咽寒幾斷腸夜烏泣隻空翹首我親亦
未嘗君食帝昔日月懸培塿感君兄弟倍酸辛
孝子忠臣天弁久君家兄弟遠相傳亭亭玉樹
師且友能與朝廷生異
人應得異人還報厚

定興鹿忠節公詩云横襟東海揖鄭山中有一廬無愧顏投後僅餘君守在愁來惟把蓼莪刪地當趙北燕南際人踏椒山夢驗間客子語言忽可味細詢知自見君還

三十九年辛亥二十八歲

正月服闋先生家世清白廬居時嘗至饘粥不給而守貧彌堅一老蒼頭於墓傍種菜蔬北瓜其大異常見者以為三冬董七年粟之一驗云

按先生志學當自此始憶友人問曰先生自考志學以何時為可持循之日先生云少年妄意功名自兩親見背此念頓灰與鹿伯順為友初以名節相砥礪未免走入氣質之偏處闇然一念自証生人面目真實從哀懼窮苦中得來

告同人為割耳李節婦助葬邑午方村節婦李氏夫死曾割耳投棺中

誓不再適貧老無依先生糾同人養之數年迄殁爲具棺助葬并恤其子後其子婦復勵節一方女教爲之大著焉

秋寓京師館兵部郎杜友白家友白名苛山東人慕先生爲人以其子受學

十一月長子立雅生

四十年壬子二十九歲

寓京師孝子賈三槐受學三槐字正卿固安人兩廬父母墓貧過魯先生卒成就之

晤曹貞予先生舉仁體以告貞予名于汴山西安邑人以正學自任語

先生仁體反覆發明先生當下恍然覺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

四十一年癸丑三十歲

下第仍寓京師居停主人牛俊臣俊臣字仰泉任俠好客重先生品行願假館一時正人皆與之游

與周景文論交鹿伯順先生是年舉進士周景文順昌其同年友也因伯順與先生爲友一日向先生索楊忠愍集先生曰忠愍爲世廟忠諫第一君定不作第二人伯順有詩紀之曰囊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後周死逆璫最烈果第一

同鹿伯順讀王文成傳習錄先生初守程朱甚篤鹿先生講次毋舉姚江語先生因讀傳習錄知行合一躍然有得自是寢食其中焉

十一月次子奏雅生

四十二年甲寅三十一歲

在京師

周綿貞時過余邸舍周名起元江西人以侯命御史在都見先生制藝有志之士夫不受制于造物何向友人曰讀孫公此二語令人氣躍千丈

六月倒病與友人講習以代醫藥先生自二十二歲廬中感嘈雜每夏秋之交必發廢飲食因自名爲倒病友人許紫垣爾顯時讀書崇國寺常邀過其舍以講習代醫藥先生病漸瘳

四十三年乙卯三十二歲

在京師

爲邑紳陳見齋立嗣 陳名可成華人爲令歿而無子先生言于邑令徐君廷松擇近支一人繼之徐卽告奠於其墓且出金經理其家

四十四年丙辰三十三歲

在京師

薛孔泉唐灼州賈孔瀾各遣子受學 薛之子鳳祚賈之子爾霖後先生以長女妻爾霖

四十五年丁巳三十四歲

歸容城 先生居京師者六年皆鹿伯順范一泉爾先生爲之左右至薪水之需牛仰泉任之

先生嘗云余生平稍知自勵飭[illegible]老
泉先生伯順每言以改過而成賢者獨具[illegible]
耳

爲牛陰雨生免大戶櫃 太守洪振演派牛陰雨生收 大戶牛應遣恭各學會子

陰爲臨朐令助子邑紳舊無此例先生[illegible]致
書畧云一時有令甲一隅有風俗容之雅[illegible]士
子其一切養馬納糧俱無異於平民獨於[illegible]
一節從來得稍一寬假今臨朐蓬萊二君[illegible]於
倖遂若抽叨列賢書素稱曲謹明公得之[illegible]進
且者自悉令其兩子青衿也屢赴秋闈志則[illegible]
取乃俱不免於大戶之役郎此時遵憑勉應恐
後來援以爲例北海有言民猶子也士大夫之賢
子也愛子尤當愛子之賢者或亦養賢及民之
意古所謂君之仁者善養士此貲其等所幾幸
於今日
者也

八月三子望雅生

冬長女歸賈氏先生製布衣一襲謂之曰汝家漸貴盛歸寧嘗著此服勿忘吾家累世布素後女撫孤守節壽八十餘臨終仍以此服殮

四十六年戊午三十五歲

七月二十七日室人槐氏卒槐孺人年僅三十四歲先生誄有云氏知大體能甘貧吾妻實吾友也文載家乘

冬同楊太僕讀書西張寺楊名茂定與人時李含樸鹿伯順范懷洙常相過從

四十七年己未三十六歲

爲蘇湯守與王坦山太守書畧云雄縣庠生蘇湯字若心砥行學古之士也生平孝友雅重鄉許一兩梁行優荷蒙襃賞食廩近三十年毫無分外一事某等結社於二十年之前不獨文義相長實以行誼共推鹿職方伯順賈憲副孔瀾俱同聲味姑舉其一事有同案生王進德棄世妻李氏貧不能養二子俱稚襁湯守固寒士也慨然捐廩銀一年倡諸好義者爲治守恒產迄今李氏母子得以完聚蘇生之修持雅多類是今當陪貢之時考居四等本生屬文於病荒之際義命自安某等論行於考試之餘甄拔是望三輔士曉然知文藝之外別有立身根本一方風教賴此舉矣書入蘇生得復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三十七歲
泰昌元年

同門友任東海署雄縣諭予過視留十日歸任名明臣

青縣人正躬率士風

教大行先生極重之

魏鄭圃出使江右訪余北城定交楊忠愍公祠嘉善

魏公名大中偕鹿伯順訪先生詩云平生幽谷

問神州悠飛越云在北城北不勝意勃萃並轡

獲良儔一合奄遂忽登堂列玉見藹然對清樾

久儲易州酒佐之以殽核懽情不自持後先徵

諷發何必慕古人俛仰亦恍

惚遥村綠四圍中天寫明月

邑庠生楊格忠愍族孫以墨誤被黜余代爲白楊格

被黜人皆憐其無辜先生

言之邑令爲申請得復

爲孝子趙廷桂助婚

天啓元年辛酉三十八歲

至京師赴鹿伯順約

左浮丘督畿輔學歸京師晤於別墅左公名光斗桐城人謂魏

公廟闈曰予也差學差俱於孫孝廉有候館予過容城不能邀一見竊疑之廟闈以告先生曰不才繫籍賢書院體當廷謁予於左公有故人之誼不往見乃以存故人也浮丘公聞之曰予知過矣乃折柬迎先生於別墅

八月繼娶楊氏邑明經楊慎齋廉女

二年壬戌三十九歲

春二月過山海關先是高陽孫閣部承宗自請督師鹿公伯順以參贊軍務從約

先生過塞上居三月得徧覩諸形勝高陽公欲留之先生急歸後高陽公序孝友堂家乘有云

丑吉甫中興乃歸功於張仲孝友其推重先生如此

三年癸亥四十歲

閩警約同志練鄉勇

楊生以小嫌與余仲兄成訟八月始解後與生遇如初仲兄嘗言生平學力不見長益處一訟八月乃是磨鍊實功夫訟事解楊生曰八月來血氣相激豈不能加一言以相謙然而不怨者正見余信君之深也

與鹿伯順商正四書說約鹿先生著說約成易州守徐恒山欲梓之先生謂其中語有似禪者宜訂正鹿先生深然之

四年甲子四十一歲

左浮丘僉都以忤璫去國則居於白溝

爲同邑節婦陳氏舉節節婦孫國禧妻呈詞有云十有五歲而于歸二十有三而夫逝變生骨肉既痛夫君爲井底之魂禍起蕭墻幾欲同夫作水中之鬼葺嬰兒在眼稚女始孩遺氏之孤誰憐若敖之祀將餒毀形以矢從一之志斷耳以寢姤嫉之謀益戕形而形始賤苦節而節乃彰雖本分各完立節者固無求于世聞風興起旁觀者寧不有動于心事聞得旌表　吉

五年乙丑四十二歲

在北城李天篤閻顧行閻國賓張泰階李鳴雷洪月許蔚雲會王弘圻王際明受學

左浮丘魏廓園相繼逮下鎮撫司左之弟光明魏之子學洢各相從時厰衛嚴緝爲計避匿之所

左魏兩公被逮魏長君學洢先至有緹縈上書之志周文選順昌亦遣使護學洢時鹿先生以職方贊孫閣部於山海先生與鹿太公毅然爲之保護凡脫禍而解厄者不獨破家不恤亦且身命不顧左魏諸公子弟僕從以兩先生爲歸矣。左僉都過自溝先有字遺張果中期先生相會坐間環伺而窺聽者皆緹騎也僉都舉止自若徐曰某被逮出門八十歲老父母一痛絕地此情何堪言之泣下先生曰老公祖朝家大老兩露雷霆總屬聖恩主張須發定僉都爲收泪以謝月下復邀先生會于公署曰適大金吾公子云當事者定欲死楊大洪大洪死我輩豈能獨生時奉聖客氏弟光先因素不禮于士君子每謂其善者曰被逮諸老一時名賢我欲令

吾母而求解於吾姊庶可有濟或衆北言汁告左公左公曰可向婦人女子求活耶殊非丈夫先生避之左公又云有一王姓者相從于患難中頻貢一長聊爲慶止先生究其人乃云即其八弟光明也因引與魏學洢同往鹿太公家時在來於先生之北城○左公遇白滿之二日廓園魏公亦逮至爲諭果中果中王走關門探消息欲假半日運先生一聽縱騎詰不肯待左魏既下鎖衣獄掠逼甚嚴三日一比五日一奏意固不在完贓也學洢每祭泣食不下咽必欲入京何動定文苦無安頓此身處乃易姓名爲金予陶先生之仲兄相我公伴之在至良卿學渖次且於旅舍相我公率魏僕入都住牛後臣家其僕自獄中朝暮往返一日魏使過鎖衣王渲民王日令故小主人自來他往良卿某處但成嚴緝役不明言耳左擬贓二萬魏五千立限嚴比鹿太公與先生率同志者力爲區處炎羔策蹇醜得三百金付魏使持北上隨閘廓園公甃

杖下二日矣學卹已踉蹌扶柩去時爲學卹下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興有許顥達哲項以爲入都便路王永吉楊光斐杜濂崔庚范士楫皆醵金之人也

孫高陽督師關門爲左魏事上書瑞難作左僉都有宇遺先生與

麗化講云二公道義之雅須得一人親詣關門知泰庭之哭不同於泛泛豈曰化鱗與先生之弟夜美遂東行先生上高陽書畧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與歌黃鳥昔盧次楩一恭男子耳謝茂秦以一布衣爲行哭于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于戟下哀湘而吊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遂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廟皆之品固當直號獻吉何次楩敢望恨某等一介書

生無能哭謝尚負愧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遂菴憐才扶世之感謝亦有激于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兩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于閣下最深且久閣下豈無意乎孫公見書隨具疏爲關門事欲請入覲面奏機宜魏忠賢聞之遣御床而哭曰孫承宗提兵數萬爲清君側奴輩必然無噍類矣即馳旨止之諸公之禍亦氣數使然也○魏給事既死左僉都之追比正嚴先生與鹿太公計議僉都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場籽粒爲定興開永頼之利又爲學使者簡拔高等悉知名士因與縉民約凡十三場籽粒地每畝捐錢一文便可得數十萬緡與青衿約各隨心力捐輸數日之內義湊數百金張果中王拱極接替馳送甫至而僉都亦斃杖下矣時共事醵金者賈爾霖蘇湯宇李衷實陳諤言李童胡向化孔心學等也一時道路訌傳宦官有指而目之者曰爲左家斂銀若干衆皆危語勸止之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老夫固

籌之熟矣先生曰拚此一路便無不可爲之事今日無不盡心免得異日生悔

六年丙寅四十三歲

周景文又逮至其友朱完天相從有北行日譜

周文選又逮時鹿伯順已從關門入里周之友朱完天名祖文携其手書云不肖以迂愚拙直罹此嚴吉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回所仗止一窘友朱完天全賴仁兄爲之覆庇一先生云前番已歷情形一切可省惟訪王滋民一着不意王出都而周公亦擬贓五千周之貧不減于魏也完天回江村與鹿太公暨伯順先生熟籌詳計移貸百餘金又張希臯之八十羅萬象之五十茅元儀三十王承吉二十皆義助也鹿先生復遺字范質公亦得二百時

完天勞億劇甚先生令季弟啓美率甿僕趙順送至京師而周公又斃杖下矣啓美歸至盧溝橋河水泛漲居人一夜皆席捲去啓美幾不免幷日絶食步行泥水中無幾微退悔事載乙丙紀事彝公元儀有范陽三烈士咏蓋爲鹿太公正與先生暨張子果中也

七年丁卯四十四歲

奉聖客氏弟光先介所知送名馬一匹余以家貧不能具芻茭辭光先再致養馬之需以病軀不能騎乘辭

崇禎元年戊辰四十五歲

督學御史舉孝行得　旨建坊御史李公名蕃疏云爲旌表事孫某

係保定府容城縣人甫弱冠中萬曆庚子科順天鄉試于三十三年六月丙丁父艱廬墓方[illegible]年服闋三十六年十月丙丁母艱復廬墓[illegible]茹葷不入內六載如一日里閈毫無間言[illegible]本生孝根天植倫自性敦弱冠甚聲庶幾[illegible]無忝六載廬墓徇稱明發有懷堪勵頹風宜加旌表奉旨建坊旌表仍給二丁侍養終身官紳鄉族欲圖建坊謂不可委王命于草莽先生力止之

表元義士魏敬益墓　義士墓在容城縣沙河村元末歲飢鄉人鬻田千餘畝于義士後歲熟盡還其田事聞旌表里名與讓其後人家藏有還田卷先生復表彰以廣其傳

二年己巳四十六歲

二月三日長兄崇我公卒　崇我公忼爽過事能斷有燕趙豪士風

十月畿輔鬨警隣邑親友百餘家皆就于北城商避地計邑令延于爲城守因皆入容城先生爲遂遷所歸故閭警郎舉家來依先生不得已入容城衆皆從之先生所儲終歲之需十餘日而盡

茅止生從孫高陽于闗門過余北城止生名元儀歸安人時爲高陽贊軍務高陽公數向止生有推轂先生之言止生因來請益先生日劇對屬目闗門一先地子文士之雄耳所與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師也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寧有爲我用者止生極佩服其言後贊高陽追祖師一事嘗自言此可不負先生之教矣○是年容城牛光祚新安劉之躍從學

三年庚午四十七歲

鹿伯順里居遣子立雅奏雅望雅伍雅度雅量雅維雅抱雅就學江村鹿先生家居講學與先生朝夕相聚商學問大旨而先生之門人皆互相問學先生故遣子侄皆就受業

御史黃鶴巔疏請徵聘巡按黃公名宗昌疏畧云為欽奉聖諭事見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清心勁骨慷慨有大畧向在圖門閣部資其籌畫者三年當逆璫用事之時炙手可熱而善繼為其鄉人一介如氷其品可知又容城縣庚午科舉人孫奇逢可與謀大事向地方有事與鹿善繼皆鄉居闘聚鄉兵隱然成一重鎮且至孝性成忠義激烈但其人恥于干謁不樂仕進臣在伊鄰邦作令六年未常一見其面倘以徵聘之禮行之定有以得其用奉旨鹿善繼等着與核才酌用先生以病辭

六月倒病不飲食者六日有晉州某以一九服之

立愈

七月四子博雅生

四年辛未四十八歲

在里門

建邑前賢劉靜修先生墓祠成靜修先生墓在溝市村舊未有祠先生與伯順暨閤縣紳士創成之靜修無後嗣止力言於縣令俾免本村差徭以供祭祀修築約每歲清明同人掃墓歲以爲常

議李希逌張希古二公配饗靜修祠告聞學文云靜修先生前

未有祠日國子監丞李希孟仲疏請從祀孔廟
章數上始得旨許專祠春秋祭祀希孟實先生
之功臣也希孟立身之創人有裨於風教既没
而門人張希古紹烈爲築室于場告除廛米庸
於墓者三年乃疏請爲其師建祠遺文見在可
考也都御史李倪文集載其兄希孟遺事更詳
又刑部尚書江浦張瑄集中有希孟祠堂記但
荒廢既久基址無存拔其生平精力全以常修
爲依歸希古又繼師志爲靜修請從祀章數上
雖未得允亦許紀錄兩先生皆是有功靜修者
合宜若
主祀饗

十二月長孫瀾生 立雅長子

五年壬申四十九歲

茅止生再過北城 高陽當關欲題先生代鹿伯順令止生來商先生曰君與伯順

從高陽君之才亦君之志也余旣無其才又無其志領老冤公車不敢借途求用

十一月五子韻雅生

六年癸酉五十歲

在北城

申社約先生王父運判公結文社于寶藏寺至先生三世矣課子侄輩暨從學諸友肄業其中爲十約以勉之一曰立志一曰知學一曰改過一曰求友一曰虛已一曰率眞一曰定操一曰尚齒一曰肅儀一曰固盟○是年劉範修師因張文峯維德從學

七年甲戌五十一歲

春下第

金伯玉來晤 伯玉名鉉都門人爲兵部郎叅宦官張弘憲家居以斯文自任與先生論學甲申殉國難先生爲之立傳

韓參夫過余論學 參夫名位宛平布衣與高景逸劉念臺諸公講學至是再過先生有送韓子南遊序

三月視弟啓美於武城官署刻孝友堂家乘 哀思錄永思錄先識錄復學本末諸旌記草堂蘭譜凡六種孫愷陽鹿伯順茅止生諸公各爲序

八月同鹿太公謁孔林

爲邑紳劉允升扶孤 劉允升任太湖令因無子紳士議舉爾植而立之劉死其從侄某利其產誣訟爾植爲殺父先生致書縣令直之

八年乙亥五十二歲

三月弟啓美自武城告歸啓美公爲令不及二載以不善事上官告歸囊槖如洗有武城治畧武城錄言二卷怡怡軒詩數卷

九月辭王給事保舉禮科王名正志河間人保舉先生謂貞孝真廉有體有用奉旨取用先生具呈力辭再奉部文嚴催謂不赴者除革先生曰朝廷以賢者相待而士以不肯自處何罪之有終不往○先生具辭呈云其學古近迂爲儒趨腐莫知保舉之自見在起送之中奉有檄文促令赴部此國家創開之盛典亦學人希遘之殊恩敢不聞命束裝刻期就道然士各有志仕自有時用才者必不藏人用世者必先度已此其淺深分量可於將用未用之際明白剖決以取進止蓋國家功令首重制科士子功名應須甲第此以下莫敢望焉雖分

符受事無地不可見長而任鉅肩鴻有時易於見短事不克濟者是謂辱身畢不及格焉未免降志某鄉薦有年計偕多次包羞黜竄捲土之志益堅帶病問方下帷之心難久張吾猶在桑硯未穿豈甘廢業于半途妄冀收功于末路此先子爾時相戒之遺訓亦不肖生平自矢之初心也兄學而不優惡可言仕人即知我孰若自知漆雕之信未能且辭仕使子羔之質雖美須用讀書窺奧本業而就文場苐拔成規以圖進取亦豈敢任魚鳥之性以自放於江湖之間哉

爲孝子李之茂辨誣

同伯順過孫少師家爲十日留高陽縣去容城百里少師數走字期鹿孫兩先生聚晤方訂歲一會于高陽明年鹿公遂殉難久矣○是年清苑王爾祿率弟爾禧從學

黃[illegible][illegible]鶴嶺過訪北城鶴嶺奉召過保定期友人潘子美同來訪先生謂曰
余曾過孫先生門三重未嘗見焉何以客從
者予黃公曰某昔以此言入告原得之耳聞今
幸目覩矣

九年丙子五十三歲

在北城

七月守容城得全先生有守容紀畧直隸巡撫張其平以守禦薦奉　旨取選時
加一級用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亦以
守禦薦奉　旨取選時加一級用

七月廿九日定興失守鹿伯順死之余次女嫁靈
寶令楊茂子生員士弘死於井奉　旨建坊旌

表伯順之太公暨子化麟携家入容城葬得全

巡撫張其平疏畧云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千秋正氣一代偉人服官數十載功績茂著及養高林泉惟知修身淑世當人心風鶴之日遣居鄉村儘可避難本官聞變激烈毅然入城上以忠義二字倡率士民爲効死勿去之計迨城破正色受刃以聖賢道義之學爲忠臣義士之舉生有令德死著芳名至如某某某及揚士弘之妻孫氏某氏雖匹夫匹婦之微而義不共戴殺身成仁均之有關風化應行旌䘏奉　旨鹿善繼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仍建專祠賜謚孫氏等該撫抜建坊旌表

與邑令議復祀典鄉賢事者

與邑令劉克極書畧云邑前輩胡㶷南登元末進士隱居自樂屢徵不就卒賜謚貞靜載在縣誌不知何時遂失其主幸遇明公于[illegible]

名教宜補此缺典置主靜修祠中城頭歺事諸
人既有南樓之祭爾意以爲守城之人其飢寒
亦當念也公餉尚存請動支以完此項然書生
之效義與徭役之趨公想亦有差别生員胡堪
夫婦同死于井生員張應熊之女死于城被掠
擊烈氣剛腸可以光昭汗簡明公宜給扁旌之
四境之義士烈女各爲一祠尤爲盛舉并選烈
女祠當此之時愈有關係或即以今日之節烈
而附于祠中是亦前輝後映彰往勸來之大機
括也孝婦劉文舉之妻張氏孝子趙廷桂皆寠
人貧困欲歺聞此時收貯土寇所掠之衣或
各給一二件以燎其寒是亦旌有德之意

十年丁丑五十四歲

在北城

六月六子尚雅生

九月梓取節錄成凡六卷共二十六門先生自叙畧云取節者盖自名公碩輔以暨農夫婦女凡有一念一事之幾於理道而得於聞見之真者則急取而錄之也予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勲勞揚大忠也不以書其於農夫婦女一言一動之根於性而中於情則汲汲焉以書非與名公碩輔之畧而獨與農夫婦女之勤也名公碩輔其賢之鉅且衆者也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農夫婦女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是編也自癸亥迄今人不問貴賤行不問鉅細一念一事可以興豪傑而範世俗則隨筆書之間亦有其人素在可憎而偶有可錄尤不敢以惡而棄其美也王汝止之言曰滿街都是聖人焉知農夫婦女之所與知與能者非卽名公碩輔之所不知不能者乎

十一年戊寅五十五歲

秋同諸友入五峰山結茅雙峰爲避地講習之計

郭扶陽衛明耿是經椎等從先生入山受學

冬聞譽余兄弟攜家至雙峰諸友相依而至者數百家杜君興越有五峰紀畧茅止生有掃盟餘話序

五峰在易州西南九十里去容城百七十里漢王興之五子避王莽之亂隱居于此世遂名爲五公山山之下有洪元宮元儒劉靜修有方外道人留客住門前塵世倩山遮之句又東南數里名雙峰村先生結廬于此與同人修武備興文學干戈搶攘之時有禮樂絃誦之風先生兄弟聲一時從入山中者彙其詩文曰掃盟餘話茅止生序云田子春辭騎都尉之命率宗族鄉黨入徐無山中掃地而盟之從者五千餘家乃爲定婚姻喪葬之禮民遂以化近

者丙子之役客城受攻七晝夜土垣陵遲牛羊
可上降奈何辭徵名居郭外曳杖入邑從容指
授萃衆心爲城城卒得全 天子嘉其功啓恭
以無城而守幸也不可以再力請改築莫之應
戊寅乃率其宗族鄉黨入雙峯及兵入從之者
數縣累數千百人多衣冠禮樂之士乃所以整
齊約束之者一如子春不幸歲難平未及爲移
風易俗之事而築險肄戰之暇神閒氣整倡和
爲詩歌夫舉世倉皇奔竄卽傳聲鼓而處者日
夕如聞甲馬聲舌不能下而啟泰能與其徒抑
揚于汝以著其斐然此以制婚姻喪葬之禮何
有漢之名卿鉅公宛轉兵戈之中强者篡弱者
依草木死子春處之若無事然今之强者以一
夫自賢弱者以能脫一夫爲幸啟泰獨恢乎其
不可測也而從之者又多豪傑之士出能以定
變入能以樂道啟泰之遇較子春不更多乎而
微君上下二千年皆在燕南趙北
豈偶然哉吾故題之曰掃罡餘話

冬南大司馬[illegible]以聘贊畫軍務辭不赴范公景文

檄有云才誠具合心跡雙清孝子可作忠臣文事能兼武務受貧囊智用佐帷籌先生遠在山中辭不往復有詩云東楚林泉曲徑盤烟波深處武陵開機緣不借天孫補生事惟耕渚水淺月掛雙峯吟兵辯露凝長夜酒成斑何來檄草侵朝夢肯令移文笑北山

十一月十日高陽陷孫少師闔門殉難有高陽述

聞少師以元老殉國一門子姓孝婦姓節者二十餘人忌者尚持異議先生爲位哭以詩成高陽述聞紀殉難事甚詳

十二年已卯五十六歲

在雙峯人日偕友集竹園詩云十年回首幾風塵北地別生一樣春海上雲濃誰結伴山中

歲月此逢人夢翻書榻蠹余老劍舞麴塵埃
獨在無日竹閣無作事柴門分手月光新

春自雙峰歸過五樓耿氏掃別墅止余令其子弟
受僊寄主百樓百里在來便道耿好誦好詩
學士與傳權通先生於其家諸友相依而至者
日漸衆門人
從學日益進

擬為鹿伯順建祠于定興殉難處為文告同人器云惟我燕右挺
生哲人生為理學名儒尤以忠節報國立誠已
明于爾室奏績隨見於當官說約一編點點滴
滴述孔孟認真諸種源源本本祖伊周以靜修
養高尚志之心路椒山殺身成仁之事身非守
土甘矢念與一城殉家在城南獨覩意而北向惟
其死生之關一破遂於君臣之義了然節盡荒
圖若漲孤臣之血神飛遙漢亦傾九廟之靈皇
仁特許以專祠祀典豈容於久曠卜則剏始既

勞文貞公祠之主蔣指日告成尚與太冊親知
之佐理肯堂肯構行看廟貌之煇煌載經載營
先問同心
之踴躍

十三年庚辰五十七歲

在百樓

人日詩云百樓逢人日行年五十七往事抵掌
間酸流骨孔出田無負郭半終鮮治生術春官
十一上疋馬歸來疾自分廿林瘞富貴非其質
此行雖勉跂筋力已全失幸有清修人所學稱
入室朝夕共嚶鳴何事不可畢有兒已成行長
幼頗秩秩大者知名行小者亦和吉兒老與尚
酣弟復工音律天以
娛我老竊附民之逸

春視弟啓美於京師

二月次孫淦生望雅長子

春夏不雨歲大饑人相食饑民嘯聚余與百樓鄉鄰修備禦鹿氏諸孫盡心洗心杜越張果中鹿善治賈三槐陳鋐各携家相依餘閒業者數十人皆環雲鶴軒書聲相接先生暇則視諸子習射於東園嘗嘯聚肆刼之時隣近村落皆焚掠一空百樓獨得安枕○是年耿保汝極田儕蘭存之從學

秋莘止生過余同登張弘範看花臺遺址

十四年辛巳五十八歲

在百樓

王生洲訪余百樓留十日而別王生公名孫蕃與先生為姻友服闕將

每吟詩以遣病魔先生恆挑燈對榻栽句以佯之故勞鬱成病幾殆武城公歿之五日病始蘇慟不及觀含殮數年後每見武城公手蹟詩文淚下如雨

修山寨告期

三月二十七日山中聞警甚急賴同人守禦得全

先是先生入山令夏尚相視路徑險阻郭翼明酌度守禦情形部署諸同人量才分守李子靖率其子祁守阨要自辰至午鏖戰三時先生各詩紀之詳清涼寺對壘紀瑣權盡出其粟供同人取給尤先勞勳

事平同人擬各歸里祭告山神

四月還百樓舊居

七月移江村 鹿靜觀邀過北海亭贈以詩憐澹西山來百櫻重借止四載歷寒暄主人情未已君家篤世誼拉我西江里酒掃北海亭歡洽濟世美園丁繼新蔬日夕佐薪水兵去室如懸豈堪爲君累貧與道相親太常嘶妙指衰年疎領畧願與君悉此復有相悅聆清夜月初起

十月歸北城爲弟啓美營葬 杜君異越誌其墓先生討輯其詩文若干卷爲怡怡軒遺稿藏于家

邑令胡君廷佐平涼人聞先生歸單騎過訪及國初先生被徵嚴催就道胡爲部節向輦下諸大列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我輩浮沈仕路使孫公得遂其志于長林豐草間是亦聖朝寬大美事可稱先生知己

十七年甲申六十一歲

春賊李自成犯京師攜家復入雙峯先生有野哭詩云至尊提英資卓哉有爲主繼統十七年日思起隋巓無如臣道微有鼓而無舞一朝天運摧剛性不肯俯惟君灾社稷大義有所取雖未奏雍熙綱維天地柱后縊女先刃神欽鬼異怒　高皇應咲迎謂不辱而父嗟余草莽臣有泪徒縷縷名列薦墨問論勳曾有譜無力可殺賊生也竟何補

四月僞令馮持李賊檄迫赴京授官不赴時先生在山中移避新安水鄉欲漸圖南徙賊勢方張所在嘯聚乘機思掠忽從山中傳一僞檄水鄉亦傳一僞檄至數列多端首嚴把棍擄掠羣小鬨之歟跡迄賊過竟無敢犯者事後知先生仲子奏雅與耿子權所爲也不動聲色而地方得借以安先生嘗爲同人言之○先是茅止生考黃巢始

末曰非考黄巢考李自成也先生服其先見

五月爲

大清順治元年自水鄉歸北城遂病瘖瘂

八月三孫潛生立雅次子

九月巡按柳公以地方人才薦奉

旨送內院吏部啓請擢用令有司敦促就道以病辭

柳名寅東先生呈云某中明朝庚子科舉人迄今四十五載行年六十一歲然三十年來病胃昏痼疾屢犯輒旬日不食坐致筆硯荒蕪耳目瞶邇復新病瘖瘂纏綿不脫親友交憐其危苦某亦自厭其餘生不意啓薦所屬猥及庸陋愚非罔自感知殘喘實難就道且其狼狽顛頓之

形者明公所日覩而非可聞者也伏乞俯賜監褒困據實轉申則新朝德意皆事陶成某自失桃致忘鄉結

十月避瘟疫携家三臺寓粱桂林春暉堂會諸友於靜修書院有渡江賦辨歲暮復歸里邱文莊濬謂靜修先生作渡江賦幸宋之亡竟以此阻從祀先生曰渡江賦哀之也時李先一李衡紀崔承一李鄴菴諸子嘗講習于書院

二年乙酉六十二歲

在北城清苑高蔦馨鎬新安魏蓮陸一鰲李晉亨知新雄縣馬習仲之馴容城孫徵九鳳立從學

三月劉玉鵷司馬遵旨舉知奉劉名餘佑順天宛平人
旨送內監考試以病再辭
薛祭酒行屋以讓賢薦其以病辭薛名所蘊孟縣人疏稱國學爲
教胄之司傳經育才厥職甚重苟非其人鮮克
勝任元用許衡吳澄輩爲祭酒一代文教施美
古昔有由然也今刱業之初即選滿漢子弟絃
誦澤宮作人之化度越往代而以臣葛陋濫竽
司成心竊愧之訪得保定府容城縣舉人孫奇
逢以庚子賢書隱居教授四十餘年學深稽古
志切希賢澹游寧靜絕意仕進遠邇之士聞風
矜式特下弓旌徵聘出山以長成均師道立而
善人多共
庶幾乎

三年丙戌六十三歲

三月移居新安傳舜鋪街別墅額其齋曰雲宿舍

是年春先生田園俱供采地遂驅車入新安先生身無長物到處自適屢經烽火閒警便行嘗云古人有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言人信不及以余觀之少不爲貧賤所困老不爲貧賤所棄今而後但求不負此貧賤耳

門人高薦馨王五修孫倩九請余錄問答語自此始

先生與鹿先生力任斯道嘗云伯順以一人而兼直諒多聞之益自鹿先生歿後日與及門反覆發明皆言奉教于江村吾友者如江村所云五經四書只一句話可以了當下聖萬賢俱是發明此理只一箇隨時隨事體認天理則五經四書皆我註脚還有甚不了當處然此理包天地貫古今歷從來多少帝王賢聖發揮不盡卻一一全備于我之一身故曰讀有字書要

識無字理有不能領會處試默
默向自身上體驗便自了當
問鹿先生談柄多拈象山陽明念菴語三先生
之旨趣自無不同而周程張朱之旨趣豈遂有
異乎先生曰三先生近裏着己純是提醒昏夢
搜捄肺肝直接孟氏之傳須知從古聖賢都從
立身行己處取齊微有異同自不必論如周程
張朱本同也而細論之有特以師生兄弟未分門
戶耳如朱陸本不同也而朱子自謂南渡以後
八字着脚真實理會惟我與子靜二人後世學
者實修不講專較語言文字此正不學之過從
今後只理會其同不必究斷其異乃是真切爲
已之學○是年都門金仲遠鏡新
安王五修之徵仇異渥憲稷從學

四年丁亥六十四歲

在新安 新安令王孟山家楨下車之日卽謁於寓宿舍孟山淮安山陽人令新安有清惠聲

後令𣲖年時仍執贄稱弟子

邑有十老社月一會令予弟行酒余仲兄亦與焉

端陽日張于度與相我公至新安先生集諸老爲尚齒之會長于先生者九繼軒八十有一羅好軒八十相我公六十九佐馥開六十八薛鉅軒六十七楊懷秋六十六少於先生者魏明楨六十一張于度劉元樸王鼎明皆甫六十也

五月訂高陽孫文正公年譜成

文正公舊有譜稱未及授梓而遺失殘缺仲孫之藻求先生補輯訂成二卷

纂輯理學宗傳

先生嘗與鹿先生搜錄諸儒語錄甚多書帙浩繁經兵火散佚不全至是高鐈王之徵陳鋐與先生季子博雅手爲抄錄皆先生幾經評閱嘗云諸儒學問皆有深

造自得之處故其生平各能了當的一件大事雖其間同異紛紜辯論求已我輩只宜平心探討各取其長不必代他人爭是非求勝負也一有爭是非求勝負之心卻於前人不相干涉便是已私便屬浮氣爲能近裏着已眞切了當自已性命此病關係殊不小

五年戊子六十五歲

在新安

春修新安縣志先生爲義例十則謂節婦義夫非蓋棺不得書孝友義讓不可自爲乞請子孫不得爲祖父過爲溢美採訪不得以喜怒而加妍媸立傳勿以不釁而掩大節名宦須造福於地方鄉賢務有裨於風俗矣公矢慎勿濫勿遺與高嶠纂修逾三月始成

秋雲行令爲淫雨所壞高侍御暨諸門人爲余築

雙柳居在學宮東先生同諸子誦讀於學宮顏乃來有聯云近聖人之居教亦多術矣守先王之道文不在茲乎○是年友肅子杜若鴻漸謝爽市皇錫清苑王譽之延稟從學

冬爲鄔廣文孝徵歸櫬新安學博鄔莘楚石首人與先生友善卒於學署其子孔彰在楚路凹不得聞訃先生致書楚學使王天錫貸之北來高侍御似斗資其歸時有以路梗難之者孔彰曰俟路無拾遺先子無歸櫬之日矣與老僕挽柩而行先生壯之竟抵石首

十二月四孫淳生望雅次子

六年己丑六十六歲

在新安選陸放翁詩手題云劍南高曠超逸名之曰放誠自爲寫照其甘貧愛閒慕隱喜幽

史有常于老懷也至其生平大節都在聲韻字句之外讀垂老示兒詩是豈可以詩人目之

春夏之交水鄉萑苻將作亂歸北城

十月仲兄相我公卒襄葬事相我公柔善有勢族黨無間言爾雷時神氣安閑一語不稍亂年七十一先生爲次其年譜○先生南徙辭墓詩云竹馬有隨近古稀白頭心事更依依荊花落盡難歸樹日斷天空一雁飛

十一月十日告墓携家南徙雷長子立雅守祠墓至祁州刁非有掃別豎止予遣奏雅韻樂率族黨親友南行先生南徙族黨門人相從者數十家里族依戀不忍別至有追送一二百里者沿途人爭挽留儼然花外小車景況也○非有名包博學勵節爲左忠毅公所選士

先生與之講論甚多

同李符叟謁橫渠張子祠張子曾宦祁故有祠陽明門人徐日仁亦宦祁與張子同祀焉符叟名艾蘭有志於學先生教以東銘爲入門功夫西銘爲學之本體所謂無內外無小大一以貫之符叟聞言有省未幾而歿先生惜之

日譜自出門始先生自叙畧云自丙戌後故園不可居寄遲城者四越春秋己丑五月吾邑不戒故園益不可一日居思卜築河朔漸圖渡河渡江爲幼子就婚茅氏地行謁薛君於共城林慮兩山中各爲廬舍待余至孫劉君復爲計卽次之安予始於己丑仲冬至祁州才非有孝廉下榻挽留遂令奏雅韻雅先行相就明年春仲奏雅自淇水來迎遂南發來此五閱

所千里之山川人物或得之耳聞或得之目睹已大半在吾意中矣子束髮論交以友朋爲性命今海內故人淪落殆盡是譜也自出門相與之人有倡和有郵寄有答問又因而有所聞節義之事與志行之人皆譜之爲磨礪省躬之助○是年易州盧兆堂孰贊於祁州

年譜卷上終

